

秦文君花香文集

栀子卷

QIN WENJUN HUA XIANG WENJI
ZHIZI JUAN

黑头发妹妹
十五岁之夏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秦文君花香文集
桅子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文君花香文集·栀子卷/秦文君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679-852-8

I. 秦… II. 秦…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787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丹 李朝晖 装帧设计: 卢 强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25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 001—15 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刷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关于作者

秦文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54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总编辑。1982年发表处女作，迄今已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约五百万字，总销量已达几百万册。她是一位倾心于“最美丽的事业”的作家，她以博大的爱心，用心灵的甘露，浇灌着犹如鲜花一般成长的少男少女。

作品曾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中华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园丁奖、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文化部全国“蒲公英”奖少儿读物金奖、中国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中国台湾九歌文学奖等四十多种奖项，2002年10月在瑞士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奖。

作者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家有小丑》、《开心女孩》等十余部作品在海外出版，有的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出版，《男生贾里》、《宝贝当家》、《家有小丑》、《调皮的日子》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播映。

秦文君的作品风靡校园，深受读者欢迎。近年来，她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及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小读者来信八千余封。

关于本书

秦文君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承上启下的著名作家之一，她的艺术探索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也为中国当代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愉悦。

她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结构、血肉丰富的细节及轻松幽默的笔调和风格，贴近时代，贴近读者，贴近少年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她描绘少男少女充满阳光、充满花香的心灵，也刻画成长中的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尴尬和复杂以及羽化和蜕变的快乐、痛苦。秦文君成功地塑造了“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多少男少女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将在儿童文学艺术形象长廊中永远熠熠生辉。

本文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有着花的封面、花的书眉、花的信笺，每卷还插入了作者亲笔写给少男少女的信；并附有十位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为本文集所作的充满花香的序言。这套文集就像秦文君笔下的人物一般，散发着花一样的青春气息，极具收藏价值。

本卷收入《黑头发妹妹》和《十五岁之夏》两部长篇小说。《黑头发妹妹》描写女孩子成长、告别天真、走向成年过程中的烦恼；《十五岁之夏》描写一群少男少女文学爱好者在夏令营里所发生的奇异的情感经历。作品如同经历风雨后盛开的栀子花一样香气四溢。

栀子卷





她天生属于孩子

高洪波

有一个时期以来，出于探索和突破的良好愿望，儿童文学质的规定性受到挑战和冲击，好处是拓宽思路，坏处是四野迷茫。

究竟何为儿童文学？认识呈螺旋形上升，先前固定的框架被突破，“墙”被一双又一双顽皮的手拆掉。拆掉之后回头看看，才发现我们如咬着尾巴尖游戏的小狗，自己很投入很快乐，别人看着也说声愉快，仅此而已。

小狗到了长大并露出白牙的时候了，正如了不起的俄国佬契诃夫宣布的那样：大狗小狗都要叫，用上帝赋予它们的嗓子尽情地叫好了。

于是秦文君出现了，秦文君似乎很轻松，很自觉也很自然地出现在儿童文学领域。她毫不勉强，一无矫情做作，依着自己对孩子心灵奥秘的了解和一颗浓烈又不乏幽默的爱心，以及所把握、所占据的数目庞大的儿童生活资料，编织着自己的小说天地。她以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像这样自觉追求作品丰美，不断探索艺术真谛的作家的出现的必然性。

她天生属于孩子。

并不是每一个舞文弄墨者都适合为儿童写作。别林斯基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儿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他还补充道：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

不能想像忧郁的、神经质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能为少年儿童写作，写下《恶之花》的波特莱尔大概也困难。

凡皱着眉头看人生，凡将人性恶的一面透视得十分彻底，放大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的作家，让他们的胸膛里温馨地跳动着童心童趣，势

必像让骆驼穿过针眼一般艰难！

他们可以写下不朽的、深刻万分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但他们无法面对快乐的儿童。

所以，能为儿童写作的作家是上帝的福音，是肥沃无边的人类土壤上滋生的珍贵植物。儿童文学作家的存在，使人类的后代得以健康快乐地成长，心灵不至于萎缩，大脑不至于退化。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保留着诗意与童话的浪漫位置与想像的生存空间，安徒生和吴承恩，恩惠了多少不同国界、不同种群的少年儿童！

秦文君主攻方向是小说。在她的小说《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丫林晓梅》等众多获奖作品里，能感受到她的善良和智慧、幽默和真诚，感受到她对孩子们从表及里的那种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心灵，同时也贴近了时代，感受到她在近五百万字的作品里洋溢着的爱心与童心。她笔下的孩子：双胞胎贾里与贾梅、鲁智胜和林晓梅、硬派男生邱士力与硬派女生杜小杜，都透着朝气与生劲，有着鲜明的新时期的时代烙印。她笔下的故事：平凡的、琐屑的校园生活，神奇地显现出童趣的光彩，让人只好微笑着听凭她的召唤，一步步进入贾里贾梅林晓梅他们的生活天地，与他们共享欢乐、同担痛苦，去参加欢乐的生日派对，去冒险去闯祸同时又去逃避去弥补，去幻想当明星去竞争礼仪小姐，去寻找真正的患难之交最后又梦想成真……

《女生贾梅》与《男生贾里》的独特的复式结构形成叠映效果，同一事件，因贾里与贾梅各不相同的性别视角、兄妹角度，显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蕴，所以仅就结构而言，秦文君的这一对文学兄妹给予人的启迪意味深长，“贾里贾梅系列”多次获奖，被誉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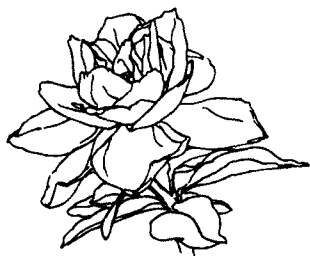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明朗单纯的创作。凡作家大多均有复杂的人生阅历，这种阅历使他们难以进入明朗与单纯的境界。秦文君少小离家，阅历丰富，南方与北方文化的交织，使她由复杂进入单纯的过程出奇的迅速，故而她的创作基调显得背景丰厚凝重，在轻松明朗中能品味出“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可从贾里倡议帮助受伤的同学林武翔一节里品味出来；从她的少女小说《黑头发妹妹》中也能从字里行间体现出，那里有着见证过生活的严酷然而能超越生活的机智，有一颗不为尘嚣所淹没的依然闪亮的童心。

在小说《十五岁之夏》中，秦文君试图写出几个女孩的叛逆之痛，成长之痛，独立之痛，在书中弥漫着的非凡的气质底下，秦文君

为这些女孩们设置了人生课题，同时以精妙的构思，真挚的描绘，感人的故事折射出一代少年人的精神风貌。

秦文君承认：世界上已没有比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更适合的事了。秦文君还说过：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她有自豪的理由：中国文坛的世纪老人冰心，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儿童文学女作家。

期待这位天生属于孩子的作家能够写出更多的深受欢迎的精品力作。



目 录

她天生属于孩子 高洪波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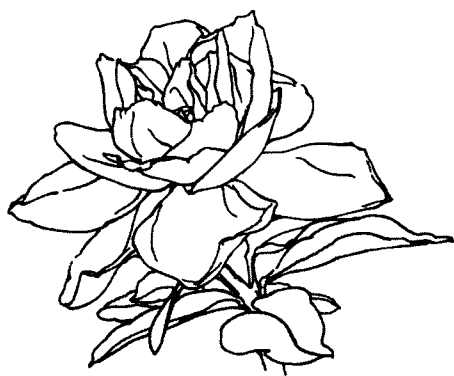
黑头发妹妹 / 001

十五岁之夏 / 091

秦文君文学创作概况 / 203

秦文君主要获奖记录 / 209

黑头发妹妹





一、十三岁那年，我老做相同的梦——一口深绿色的深井，我半跪着，很动情地俯照着脸庞，漆黑的头发滑散开，打碎了那无比美丽的宁静。

我盯着阿婆问，让她圆梦。阿婆她老人家数了一通针脚，然后，眼光从架在鼻尖上的眼镜上方露出来，很锐利地扫了我一眼：“记牢，少到井边去，要当心落水鬼。”

我想，好没劲啊。就在那一瞬间，很孤独很落寞的感觉就闯来了，冒失得很，仿佛没头没脑的蠢东西，黏稠稠地粘在身上，揭都揭不干净。

原来，我以为会永远喜欢夏天，喜欢热烈的阳光和急匆匆的风。可这个黄昏，潮闷、炎热，从小天井两侧的阴沟里还泛出呛鼻的气味。小天井里边的客堂，拼花的地砖上湿漉漉的，很滑。听说这幢房子原来住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临解放，她逃到台湾去了，房产就由房管局接收。这个客堂，原来是个大厅，姨太太大概总穿着高跟鞋，在这里笃笃地踩来踩去；如今，这个客堂成了我们几家合用的厨房，油烟喷在雕花的顶上，老黄色的，像藏得久了发脆的旧报纸。

楼上妹妹家的飞鹿牌无线电开得很响，放着一支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歌。节奏很激越，透过旋律，总觉得纸老虎在一步步退却。以前，听到这儿，我总会在心里生出许多激情。

今天却例外。那兴奋的旋律只在我耳边留下点淡淡的余音。好像，好像，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暗示，尽管它模糊得如一抹米灰，像混沌沌的呓语，然而它很新鲜，像飘香的乳汁，裹在那黏稠稠的感觉里。

我真的长大了，心里积攒起东西了？

我很冲动地想穿过那长青苔似的滑的客堂，像急风，刮到家里那面硕大的穿衣镜前，好好地照照自己，可我又有点犹豫和羞怯，

怕失望，怕映照出的仍是那张固定的脸。

阿婆满腹狐疑地打量我，她手里是一大团黑毛线，很有光泽，是幽幽的青光。她隔了片刻，又重复一遍：“记牢，少到井边去，要当心落水鬼。”

嘎嘎地几声大笑，建军姆妈跑过来，她赤着脚，瘦瘦的，大家都叫她“赤脚大仙”，当然，只是背地里叫叫的。她的动作快而干脆，超出常人，细细的臂和腿再加上非凡的麻利，很有点像一只人形的大跳蚤。

建军姆妈很亲昵地拧拧我的脸腮：“妹妹，你害怕落水鬼吗？舌头塌出一尺多长呢！”

我用手拨开她那粗乎乎的指头，我特别不欢喜爱咋呼的女人，再说，看她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我明知落水鬼一说属于迷信，但被她这么做了具体描绘，脑子里就隐隐约约地闪过条一尺多长的舌头，而且是暗红色的，瘀血模样，过一会儿，又添加了许多尖利的肉刺……

我有些发眩，这年，我的体质特弱，夜里做了噩梦就尖声大叫。阿婆说我神经兮兮的。

建军姆妈这个赤脚大仙欣赏着我的表情，使劲拍拍手，说：“噶，妹妹的面孔煞白煞白，该死，该死，她当真的了。”

阿婆说：“你不好，等会人家姆妈要心痛煞的，就这么一个千金。人家是新脑筋，欢喜女儿的，两个儿子倒不顾，全托在幼儿园。”

我最恨阿婆用这种口吻议论妈妈，虽是亲骨肉，但阿婆就是看不惯女儿的一举一动，在背后拆伊的台，有时还讽刺妈妈当了官太太，架子大，不顾老法规矩。

建军姆妈接口说：“人是奇怪，官太太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对小囡全是宝贝的。妹妹长得这样难看，凹面凸额骨，眼睛又小，在伊姆妈眼里倒成了一枝花。”

“是啊。”阿婆笑起来，“伊母女俩一只模子出来的，前前后后寻不出这样的难看人。”



建军姆妈也跟着笑：“妹妹，你为啥不像你阿爸，他相貌堂堂，工钿又多，又是个官……你姆妈找老公找得好，命好。”

我蜷缩在躺椅里，只觉得一股股冰凉的寒气逼袭过来，像尖角的长矛在我心里扎了下去，我自卑极了，强止住眼泪，怕哭起来更难看；也怕让她们察觉我的满心凄凉后，从此怜悯我。

“楼上的妹妹没下来玩？”建军姆妈问。

楼上有个年龄同我相仿的女孩，小名也叫妹妹，偏偏她是个俊俏人，又讨大家喜欢。建军姆妈常常跟她说笑话，叫她将来当她的儿媳妇。去年春节，建军姆妈还买了一只橘黄色的发夹送给楼上妹妹，好像儿媳妇的事就定下大半了。

楼上妹妹姓杜，但她不喜欢这姓，嫌它粗气，哪个叫她杜家妹妹，她就不睬。她跟我要好，常下来玩，我呢，有点矛盾，既喜欢她，又有点妒忌她，说不上为什么，也许跟建军有点关系，或者，是因为赤脚大仙常常用夸奖楼上妹妹的长相来贬低我。

我绝望极了，恨不得立即死掉。那当儿，刚才冒出来的欣喜都可怜巴巴地逃光了。我想，谁能帮帮我，让我稍稍美丽一点。十三岁时，最痛苦的就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丑——这正是女孩最在乎的年龄。

我把头枕在手肘上，悄悄地哭了一会儿。眼泪淌出去后，心情就明丽了，像在河里漂洗了一阵。我甚至乐观地想：待她们把这话题说旧了，就会扔得远远的。

那边，阿婆跟建军姆妈正在议论张之道家的家底丰厚，说是他家老老少少穿的都是毛料或是丝绸的，建军姆妈去洗衣裳，张之道的祖母就要叮嘱一遍：用手搓搓，不要用板刷刷，不能用开水烫。

“死人人家油水吃得足，衣裳油腻重，搓起来滑叽叽的，开水又烫不得。”

“泡点碱水去去油。”阿婆说。

建军姆妈将尖鼻子往上提，咧咧嘴角，“那么便当吗？老太太眼睛雪亮地盯着你，容不得你做手脚，哎呀，防贼骨头一样啊。”

阿婆叹息道：“帮人做娘姨就是这点苦。算算是新社会了，娘

姨也是劳动人民；不过，要叫人家从皮夹子里付工钿给你，受点气也不算什么，这也不管什么社会新啦，旧啦，自古这世道就是这样。”

阿婆往往就爱讲些立场不稳定的话，在她眼里，旧社会似乎也不怎么坏。有时还说那时比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还好过些，粗茶淡饭是吃得饱的，花生米三个铜板就能买一包。

我常为了这个跟阿婆争。我们在学校里经常听《不要忘记过去》的报告会，旧社会在我的印象里是黑暗和消沉的，完全是邪恶的。我说：“旧社会里饿死人，好人做牛马，坏人收租，还有刘文彩的水牢……”

“没有，没有。”阿婆连连摇头，“我没坐过水牢，就是闹兵荒轧户口米时，那个挤得呀苦透苦透。”

阿婆总把过去说得轻描淡写。然而，里弄里的负责人却不清楚这些，让阿婆当我们这一带的居委会小组长。于是，阿婆越加骄傲起来，有时就称呼毛主席为毛泽东，我不让她叫，她说，叫叫名字又何妨。

我为阿婆的落后而羞愧，甚至不大敢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生怕我家的小组长到时又露出旧思想。我猜想，阿婆不喜欢我也跟这个有关，她心里很灵哪。

阿婆曾说过：你将来也会找个军队里下来的北方人，当个小官太太。跟你姆妈一个样。

当初阿婆说这话时，我就觉得这话不算是贬义的。如今，在这简直太长了的夏日的傍晚，想起它，我感到一种甜美的遐想弥漫开来，周身都轻柔起来，挺有兴趣地沉浸在对未来神秘的猜测里。北方人，我想，一定有宽大的骨骼，腿格外长，走楼梯时不会循规蹈矩，而是一跨就是三四个格；胳膊呢，很有力，跟人握手时，手又大又热情；至于当不当官倒无所谓，当官的往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不如小通讯员机智可爱，但千万别是炊事员，那我不喜欢；从军队里复员，一定喜欢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军裤则宽大得很，走路时，裤腿甩来甩去。



我终于没有为那人构想脸形，因为我想像不出他的眼睛是什么样，还有，决定不了那人额上是否应该添上些代表勇猛的伤疤。

我想，这留给以后吧，以后，一定全会有的，会很完美，完美得现在猜都猜不出。所以现在，让阿婆跟建军姆妈去说错话吧，对我的将来，她至少断言得很合我心意。

阿婆在哇啦哇啦地叫我：“妹妹！妹妹！洗面去，头颈也多擦擦，你小多阿哥要来了，看到你黑墨涂脸一样，多少落面子！”

幸亏赤脚大仙走掉了，否则又要呱呱呱地讲我难看。其实，今年以来我洗脸已经洗得很勤了，阿婆专提老皇历。

不过，小多阿哥要来，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一向喜欢家里穿梭着许多人，无论是陌生还是熟悉，最好都比我年长，而且善于交谈，家里弄得乱糟糟也没关系，只要欢乐、热闹。

小多是我的堂哥，前两年曾来我家住过一星期，很会疯，笑起来却是低音，浑身发颤。他家住在另一个城市，前不久，叔叔来信说小多在那儿很孤独，想利用暑假让他到我家来住一段，换换环境。

想到这件快乐的事，我从躺椅上一跃而起，奔进客堂间找香皂，一面又盘算着换上一件缀满黄花的方领衫，短了点，就把裙子束在外头。

阿婆跟进来，怨我使香皂太费。还站在一边监视着。我说要换衣服了，你快走开；她说有什么稀奇的，我不走。其实，回想起来，那时是没什么可稀奇的。楼上杜家妹妹早几年还让她爸爸洗浴呢，这几年，好像从十一岁起，她怎么也不肯了，也跟我一样，自己把自己看得很稀奇。

阿婆很挑剔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说：“哪天我给你缝件小马甲，让你贴身穿。小姑娘大了，光穿介薄的方领衫，在男人家面前跑来跑去成啥样子。”

我很惶恐，心怦怦乱跳，好像做了一件丢脸的事。一面却轻轻地点了一记头，楼上妹妹早就有小马甲了，还曾经悄悄地给我看过，是漂白布做的，很白很白的。

尔后，阿婆忙着炒菜，还跟往常那样一会儿差我搓洗，一会儿

又说去拔几根香葱，天井里放着一只装烂泥的破面盆，阿婆在里面种了些香葱，可惜，它们很细，总让我不忍去拔它们。但今天，我守在阿婆身边，很驯服地按她的要求去做，格外讨她欢喜。

我隐约感到，阿婆很懂得我，甚至于比其他一切人更知道我的秘密。

二、堂哥小多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了解很多的男孩。他长得英俊，真的，英俊，但他很忧郁。他的忧郁像一个很死的结，谁都打不开。

不消说，阿婆炒了好多个菜。夏天，我胃口不好，对这些菜也缺乏以往的热情；阿婆呢，则不，饶有兴致，锅铲还打出一连串节奏来。

“小多是你阿爸的侄子，嫡亲的，侄子侄子，半个儿子，千万不能怠慢。”阿婆说，“要是马马虎虎，你阿爸会怨我的。”

我说：“保证不会。爸爸从不生气。”

阿婆给了我一个白眼，“你晓得多少？哦，他不会怨，我就能不顾规矩了！特别是他人不在家，我更加要做得地道——这是个要紧的亲眷，不比别人。”

我暗地里想笑，小多阿哥跟阿婆算得上亲眷吗？隔着万水千山。阿婆只不过是处处为爸爸着想罢了。想想也奇怪，爸爸的北方话阿婆一句听不懂，两人交谈，就得笨手笨脚地比画手势；而妈妈跟阿婆总在一起说家乡话；相比之下，阿婆竟还会毫不犹豫地喜欢我爸爸。上星期起，爸爸住进了疗养院，阿婆隔三差五地让妈妈送小菜去，妈妈说用不着，她就光火，在背地里阴阳怪气地说坏话。

我问过楼上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两个女人老在一起，就会不和。”她把阿婆也算作女人，我着实吓了一跳。事后再想想，倒也坦然起来，觉得阿婆早先确实是个女人，妈妈就是她亲自生养的。